

• 理论研究 •

中医五行推理结构的图尔敏论证*

贾春华 吴彤 刘庆华 黄慧雯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中医学的诸多命题,鲜有逻辑上的论证。一个命题的真伪,除实验与实践检验之外,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逻辑论证,而以经典的形式逻辑方法论证中医理论命题显然有削足适履之感。本文选择非形式论证的图尔敏模型对涉及五行推理的中医命题进行解析,发现无论是基于五行相生抑或相克的中医命题都可以应用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解析论证,图尔敏论证模型与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具有相似的结构;中医脏腑间关系的推理是一种类比推理,具有或然性与场景或领域依赖性。

关键词: 中医学;五行学说;五行推理;图尔敏论证模型;类比推理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1.08.002

中图分类号: R2-03

Reasoning structure of five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oulmin argument model*

Jia Chunhua, Wu Tong, Liu Qinghua, Huang Huiwe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re lack logical arguments for many TCM propositions. While to testify the authenticity of a proposition, apart from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sts, logical argum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It is obviously not suitable to prove the propositions of TCM theory with classical formal logic methods. This article chooses Toulmin model of non-formal argumentation to analyze TCM propositions involving the five elements reasoning.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CM propositions based on the mutual generation or restriction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can be analyzed and demonstrated using Toulmin's argument model as there is a similar structure between Toulmin argument model and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n TCM. The reaso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zang-fu organs in TCM is a kind of analogical reasoning, which is full of probability and dependent on scene or domain.

Keywords: TCM; five elements theory; five elements reasoning; Toulmin argument model; analogy reason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Jia Chunhua, Ph. D,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11 Beisanhuan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9.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Fun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2074582)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nd all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五行学说是中医学建构的基石,它是一个开放的推演系统。中医学诸多命题的得出,与五行间的

推演不无关联,最为著名的莫过于“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临床常用的滋水涵木法、益火补

贾春华,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科学视域下的中医理论研究, E-mail: jiachunhua125@163.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No. 82074582)

土法及抑木扶土法、培土制水法,亦皆蕴含五行推理的运用。对于诸如此类的中医学命题,中医界的同仁已习以为常,然而如此这般的命题与推理都缺乏一个必要的逻辑论证。笔者曾以命题逻辑、隐喻的逻辑等方法,分析探讨中医学的逻辑特征,发现以经典的形式逻辑方法难以完整论证中医命题的真伪^[1-3]。故本文采用图尔敏的非形式论证模型,对涉及中医五行推理的命题进行论证,以期还原中医学的这些命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提出,在何种限定的领域下方能有效。

1 图尔敏论证模型概述

图尔敏的论证模型包含数据(data, D)、支撑(backing, B)、理据(warrant, W)、限定词(qualifier, Q)、反驳条件(rebuttal, R)和主张(claim, C) 6个基本要素。也有学者将以上6个基本要素中的主张译作结论、数据译作予料、理据译作保证。图尔敏在《论证的使用》^[4]中意欲以此6个元素构成的论证模型来取代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该模型论证的基本过程是:数据(D)和支撑(B)共同构成了理据(W),在接受了反驳条件(R)的反驳之后,经过限定词(Q),使结论(C)得以成立。图尔敏的基本论证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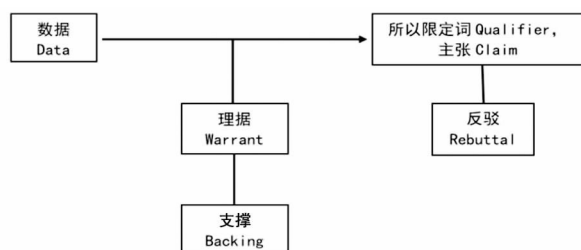


图1 图尔敏论证模型

Fig.1 Toulmin argument model

宋旭光^[5]认为:图尔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之实践论证的问题,而非抽象理论之形式演证(demonstration)的问题。故《论证的使用》一书所处理的问题并不是逻辑之内(in)而是有关(about)逻辑的问题。图尔敏并不认为形式逻辑可以完成实践论证的评价任务。对于实践论证的建构和评估来说,形式逻辑建构的普遍规范不能满足实践论证的需要;那么,应该使用什么工具、标准、图式或论证模型来评估实践论证?图尔敏引入了领域依赖(field-dependent)和领域不变(field-invariant)这一区分,认为论证的形式或程序,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标准来评价其自身的论证,不深入

领域传统和具体问题的语境就很难作出妥贴的评价。传统意义上的理想的分析论证模型只适用于数学领域,而我们需要的是与具体领域和问题情境相关的、与认识论相结合的、适合实践论证的新逻辑——工作逻辑。

2 以图尔敏模型论证五行推理何以成为可能

五行间的关系,简单的说有相生和相克。因相乘是指五行之间的相克太过,相侮是指五行之间的反克,然无论相克太过或反克,其克一也。中医学家将五行的生克关系映射到人体五脏,使得脏腑间具有了类似生与克的联系,这样的推理很显然是一个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具有或然性。三段论要解决的是必然性的问题,其结论必然的蕴涵于前提之中。也就是说以演绎的推理方法不能刻画五脏生克的逻辑关系。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实践性越强的学科,越要求医家面对变化的局面及时修正认识或策略,犹如张仲景所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一点犹如法律,依据提供的证据不同,律师会做出相应的辩护,图尔敏的论证模型正是类比法律论证提出的一般论证的图式。中医学家诊治疾病与律师或法官依据检方提供证据断案理无二致,当医家通过望、闻、问、切得到一组症状体征后,必须分析这组症状体征的临床意义,探求其病因病机,以辨析属何病何证,在辨证的基础上给出治疗方法。中医学和法学的一个最大相似点是,两者都存在一个“事实的问题”与“解释的问题”。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会为当事人适应的民法、刑法及相关条款作出辩护。中医学家同样会针对临床表现做出依据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解说。我们所知道的“事实的问题”是一致的,然一致的“事实的问题”,依据解说标准不一,获得的解释可显著不同!众所周知,判例法(case law)属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崇尚成文法(制定法)不一样,判例法强调“遵循先例”的原则,它基于这样的思想:一切现行的法律都是不完善的,它有赖于法官根据具体实际的案例对法律的解释。在这里,司法者的作用也就是法官的作用更受重视,它所形成的案例判决对今后的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6]。

3 五行相克类命题的图尔敏论证

《难经·七十七难》所说“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亦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些论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如何

被说出来的?

不能否认,此论断的得出始于临床的观察,即中医临床家发现:很多肝病的病人多继发了脾病,治疗时如果仅治肝病,效果并不理想,因而在治疗肝病的同时应用实脾之法,有如此才能的人方被称为“上工”。发现了“肝病传脾”现象的医家,需要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他们一定要追问“为什么肝病传脾”?此时的医家极有可能采用五行学说给出如下之解释“肝属木,脾属土,因木能克土,故肝病传脾。”古人是否一定会给出这样的解释,虽然很难断定,但可以看到当今的中医学家起码是这样应用的。不久,已经发现“肝病传脾”现象的医家旋即发现,虽然都是肝病,有的人并发脾病,但有的人没有并发脾病,且没有并发脾病的人,不乏是在治肝病时没有予以实脾的人。这究竟为什么?其合理的解释是,肝病时没有实脾的人,素体脾气强壮。故《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复言“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这段话的说出,很可能源自后一种现象的发现。

在上述的陈述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肝属木,脾属土”?其二,为什么“木能克土”?而且这两个问题不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为什么“肝属木,脾属土”?这源于中医学家的隐喻思维,“肝属木,脾属土”其实就是因为“肝象木,脾象土”,现代中医人多将其称为“象思维”,这实是一种类比,即将“肝看作木”“脾看作土”,或将“肝类比为木”“脾类比为土”。中医学家是通过对木的认识进而认识肝,通过对土的认识进而认识脾。

为什么“木能克土”?基于五材的生态学解释有两种:其一,土质疏松,树木根系可聚土而不散,水土不能流失;若土质坚实,树木根系又可使土质疏松,有利于植物吸收土壤中的营养。无论是“木能束土”,还是“木能疏土”,从拟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木对土的限制或木对土的掠夺。

为更好地刻画“肝病实脾”的论证结构,再现动态的论证过程,不妨将上面的肝病传脾的陈述,转化为如下的一个问答对话。

问曰:肝病为何实脾?

师曰:因肝病传脾!

问曰:肝病是否都要实脾?

师曰:脾气充盛时可以不补!

问曰:为什么肝病能够传脾?

师曰:因为“肝属木,脾属土”,“木能克土,故肝病传脾”!

问曰:为什么“肝属木,脾属土”?

师曰:因为“肝象木,脾象土”,故将“肝归属于木,脾归属于土”!

问曰:为什么“木能克土”?

师曰:因为“木能束土”“木能疏土”,从拟人的角度看,犹如限制人的自由,或掠夺了他人的资源!

问曰:……(提问也是有尽头的)

如果将这段对话的内容写成一个论证,则有图2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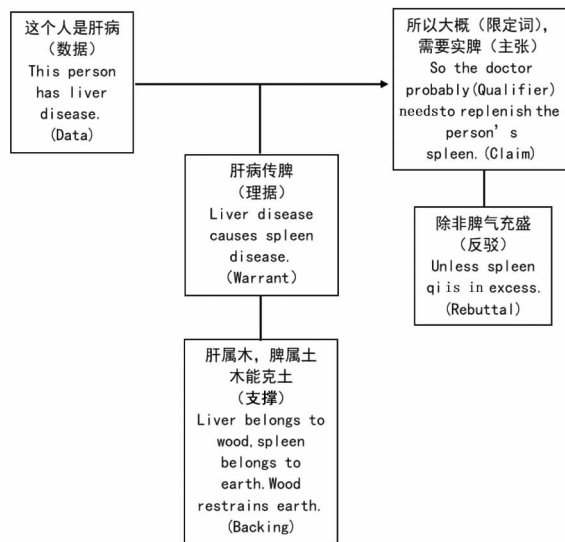


图2 五行相克命题的图尔敏论证模型

Fig. 2 Reason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restriction among five elements with Toulmin argument model

4 五行相生类命题的图尔敏论证

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和金水相生等中医治法,应该是基于五行相生而提出的。

滋水涵木法,又称滋肾养肝法,因为肾属水、肝属木。五行相生关系中“水生木”,故临床服用滋养肾阴方药,可达滋养肝阴之目的。临床见头目眩晕、眼干发涩、耳鸣颧红、舌红苔少、脉细弦数诸症者可用此法,代表方剂杞菊地黄丸。

培土生金法,也称补脾益肺法。因为脾属土、肺属金。五行相生关系中“土生金”,故服用补脾益气的方药,可以达到补益肺气之目的。临床见咳嗽日久、痰多清稀、兼见食欲减退、大便溏诸症者可用此法,代表方剂为参苓白术散。

以滋水涵木为例,虚拟滋水涵木治疗法则临床应用场景,动态地展现这一治法确立的进程。该场景由医师、病人、学生的问答构成。

医师:您哪里不舒服?

患者: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已经很长时间了。

医师:请您伸一下舌头看看(望舌);我帮您诊脉(诊脉)。您是不是腰膝酸软,夜间盗汗?

患者:是呀,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我这是什么病呀?

医师:因为您舌红少苔,脉弦细数。这个病中医诊断为“眩晕”,是属肾水不足,肝阳上亢。

学生:老师,这个病诊断为“眩晕”证,我能理解,但您为什么将其诊断为“肾水不足,肝阳上亢”呢?

医师: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患者头目眩晕日久,且两目干涩,足证肝之阴血不足,肝之阴血不足多缘于肾水亏虚,肾水不能滋养肝木,虚阳上越,故头晕目眩。

学生:何以知肾水亏虚?

医师:诊其脉,得脉细数,且尺脉尤甚,又有腰膝酸软,尺脉主肾,腰为肾之府,证属“肾水不足,肝阳上亢”无疑。

学生:采用什么治法呢?

医师:滋补肾水,涵养肝木,用杞菊地黄丸。

以上简单虚拟的对话,可以转化为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是围绕着“这是一个肾水不足,肝阳上亢的眩晕证”进行的,它应用了五行相生中水生木的推理原则。如果将这段对话的内容写成一个论证,则有图3之结构。

长久以来,人们可能忽视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中的写作手法,那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与意见、常识以及或然性、似真性相联系,与对话或论辩相联系,彼此交换观点,尤其是要用到一种修辞论证,这可能与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论题法”的方法有相类之处。

5 五行生克命题的论证结构

不难发现,应用五行推理时,首先要面对一些数据或材料,在对给定的数据或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主张或给出结论!我们由材料得出主张的过程一定有个类似“原则”或“法则”的理据,即依据理据,从数据或材料推断出某种结论或提出一种主张。材料影响着结论,故当数据或材料发生变动时,主张或结论将面临修正,因而对结论要有一定的限制;一个理据仍然需要更为基础的原则或法则来提供支撑。

一个简单的论证结构,由数据或材料、理据、结论或主张构成。这里面的数据或材料相当于临床四诊所得,“五行学说”即为理据,依据五行学说对材料或数据进行分析,进而给出结论或提出主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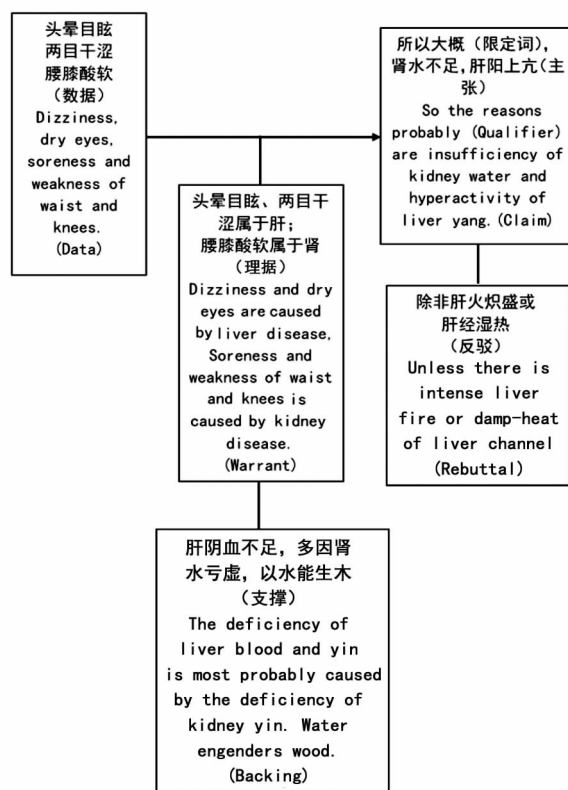


图3 五行相生命题的图尔敏论证模型

Fig.3 Reason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generation among five elements with Toulmin argument model

使这一论证更加严密,尚需对结论或主张给予限定或提出反驳;或给出理据形成的基础。不难发现图尔敏论证模型与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具有相似的结构。五行生克推理的论证结构如图4。

6 中医脏腑关系推理是一种类比推理,具有或然性

当中医学家将五行的生克关系映射到五脏时,形成了这样的类比关系,五脏之间的关系犹如五行之间的关系,即肝之于脾犹木之于土,肾之于肝犹水之于木。由此可见五脏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象五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应用五行关系类推五脏关系已经带有很大的或然性,因而五脏之间的关系远非五行之间关系之牢靠,带有或然性、可能性。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能性最为主要的意思是“有时是这样但不总是这样”。由此可以看出可能性的防护与限定作用,或可称为是一种被限定的精确性。无论是理论或临床,不难发现应用或谈及五脏之间的关系明显少于五行之间的关系,如临床并无益火平金之法。

由五行到五脏之间的推理大概有如下之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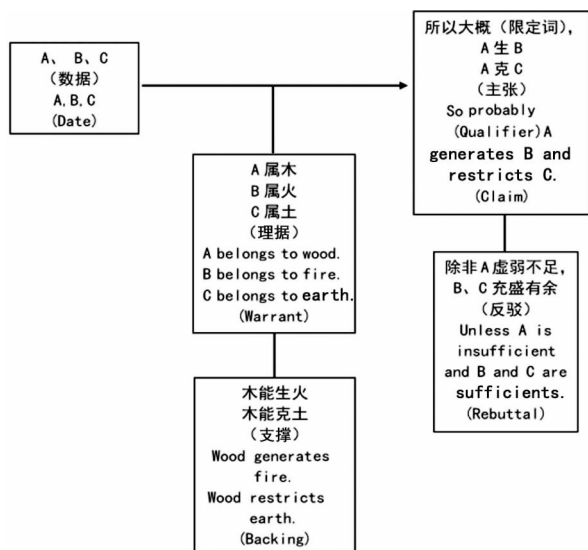


图4 五行相生推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型

Fig. 4 Deduction of the generation among five elements with Toulmin argument model

肝克脾犹木克土,木盛则伐土,肝病则传脾,故肝病当实脾。

当肝病实脾之后,肝病痊愈,使人们更加确信肝病实脾之理论正确。现假设实脾之后肝病没有痊愈,此时的人们又该给出什么样的判断?或者说人们将怀疑并进而否定什么?怀疑“木克土”?怀疑“肝克脾”?还是怀疑治疗过程中实脾的力度太过或不及?

怀疑“木克土”,则将怀疑五行学说!历史上数次对五行学说的讨伐,虽不能说是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始终未能撼动五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五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始终没有被剔除或敲除。似乎可以说,五脏间是否具有象五行间的关系,并不影响着五行的生克。肝病实脾的失效,并不能削弱“木克土”的信念。

怀疑“肝克脾”?怀疑肝克脾是可能的,因前已言及,将五行的生克关系映射到五脏原本就是类比,类比本身就具有或然性。但肝病实脾理论是五行推理中的典范,列举脏腑间的生克关系难以绕过肝与脾。

怀疑实脾的力度太过或不及,当是首先的疑点。即当出现“肝病已用实脾之法,而肝病依然发展”的现象,人们主要怀疑的是应用“实脾”的时间和方药是否有问题,即实施实脾之法是否存在时间早晚的问题?是选方的错误抑或用药剂量不足?只有当我们排除了以上种种假设之后,才会再重新审问“肝

病传脾”。

当我们再次追问起“肝病传脾”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古人早就给出了回答。肝病传脾是有条件的,即“虚则传,实则不传”,即脾气虚弱时肝病可以传脾,脾气充盛时则不能传脾!如此而言,肝病需要实脾吗?回答是:脾气虚弱时肝病要实脾,脾气充盛时则不须实脾!如此是否就穷尽了肝病的治疗问题?非也。《素问·玉机真脏论篇》尝言“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

7 中医五行推理具有场景或领域依赖性

图尔敏在系统地考察了科学和人文领域中的种种实际的论证过程后发现,在论证过程中固然存在一些跨领域、跨时间的不变因素,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领域依赖、时间依赖的可变因素。因而真正可以为决策提供支持的,是领域依赖和时间依赖的逻辑模型。

图尔敏认为:那种普遍适用的、规范化的分析性推理方式,并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那种理想状态下的推理、论证与日常思维中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推理、论证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填平,推理的形式化程度越高,与实际推理之间的距离就越远。逻辑学研究需要面对真实的问题。图尔敏发现,实际的论证过程常常包含一系列的前提。这些前提的不确定导致过程的不确定性,导致结论的不确定性。基于完全相同的事实,却可以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4]。

五行推理同样依赖于场景或领域,即五行推理存在“领域依赖”,它在领域内有效。《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师曰: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王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本条论述脉象与四时五色相参的诊病方法。应用了五行相克的理论,青本肝之色,白乃肺之色,肝属木,肺属金。“肝色青而反色白”是金来克木,故言皆当病。我们知道见到色白,不一定有病,有病亦不一定为金病伐木。因《金匱要略》本篇第三条既言“色白者,亡血也”。

中医学诸多有重要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的论断,鲜有其逻辑上的论证。论证是由一系列具有推理关系的命题构成,包括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一个正确的论证应当是从真实的论据出发,根据有效的推理形式推出结论。图尔敏论证模型的构成成分,具有与传统论证形式中的前提和结

论相似的数据和主张,但加入了理据、支撑、限定词、反驳等,使得整个论证结构更符合实际应用。传统的形式逻辑论证注重形式和结构的有效性,而对于听众的质疑和具体的内容有效性并不关心。图尔敏论证模型不仅强调形式有效性,还强调实质有效性^[7]。这种非形式的论证,适合论证中医学的推理,有利于深入刻画中医辨证过程结构、动态地呈现论治进程,并有希望藉此进一步挖掘中医学家的认知特征。

参考文献:

- [1] 贾春华,王永炎,黄启福,等. 关于《伤寒论》中的假言命题及其推理[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30(1): 9-12.
Jia CH, Wang YY, Huang QF, et al. On the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 and reasoning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7, 30(1): 9-12.
- [2] 贾春华,王永炎,黄启福,等. 基于命题逻辑的伤寒论方证论治系统构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30(6): 369-373.
Jia CH, Wang YY, Huang QF, et al. Construction of the treatment system of prescriptions for febrile disease based on propositional logic [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7, 30(6): 369-373.
- [3] 郭璿,庄梅云,贾春华. 隐喻的逻辑与信念修正——一种更适合中医研究的逻辑方法[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4, 16(7): 1583-1586.
Guo J, Zhuang MY, Jia CH. Metaphor's logic and belief revision: a logical method more suitabl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J].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16(7): 1583-1586.
- [4] 斯蒂芬·图尔敏. 论证的使用[M]. 谢小庆,王丽,译.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 2016: IV-VI.
Stephen Toulmin. The use of Argument [M]. Xie XQ, Wang L, trans.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2016: IV-VI.
- [5] 宋旭光. 理由、推理与合理性[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97-99.
Song XG. Reason, Reasoning and Reasonableness: On Stephen Toulmin's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5: 97-99.
- [6] 何卫平. 论题学与解释学[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27-37.
He WP. On Topics and Hermeneutics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1): 27-37.
- [7] 金立,赵佳花. 基于图尔敏论证图式的类比推理的逻辑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81-86.
Jin L, Zhao JH. Logic Analysis of analogic reasoning based on Toulmin's Argument Schema [J]. Fujian Tribun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1): 81-86.

(收稿日期: 2021-02-18)